

甲二 釋迦牟尼佛傳略

所謂佛法，就是釋迦牟尼佛的教化，乃是以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教理為基礎的。所以，我們若要理解佛教、研究佛教，就應該先對佛陀有一個基本的認識。對於佛陀的生平，他如何成為一代覺者、如何開啓出這個在世界上的一大宗教的文明，我們若果能夠有概略的了解，當有助我們明白佛教的精神和特色，更能激發起對佛陀的景仰，從而對自身的生命起反省及引導的作用，提昇自己的心靈與人格。

關於釋迦牟尼佛的傳記，自古以來記述都很多，但由於佛陀在世前後尚未有文字記錄，因此佛陀的傳記多為佛滅後數百年間才陸續出現。其中一部分為佛弟子口口相傳而留下來，另外一部分則為弟子們自己以傳聞資料而編述的，由於他們對佛陀極度崇拜，所以在傳記中增添了不少渲染色彩。兼且印度民族不著重歷史觀念，對佛陀的年代並無記錄，因此在已知佛傳的資料中往往有很大的矛盾性及局限性。所以，今日欲得到精確的佛陀傳記差不多是沒有可能的事，我們祇能根據已知的資料，加以抉擇取捨，冀能整理出一個較近於史實的佛陀傳記而已。

乙一 聖者生命的成長

釋迦牟尼佛的俗名是「悉達多·瞿曇」，「釋迦」是他種族的名稱，意思是「強勇」；「牟尼」是寂默、賢人的意思；「佛」是覺者之意。所以，釋迦牟尼佛乃是人們尊稱他為釋迦族的聖者。據傳統的資料，釋迦族乃阿利安人種中有名的王族（刹帝利階級）—甘蔗族之後，而甘蔗族的遠祖是瞿曇（又名喬答摩）仙人，所以釋迦族以瞿曇為姓。但根據近人從各方面考證所得，釋迦族應非外來的阿利安人血統，而是接近原居的黃種人血統¹。

釋迦牟尼佛的父親為淨飯王，是在西元前五百年間，印度喜馬拉雅山南麓其中一個小城邦「迦毗羅衛國」的城主。淨飯王在年青時便娶了東鄰的天臂城城主阿釋迦王之二女，摩耶及波闍波提為妃，可惜久無所出，直至摩耶夫人四十五歲那年才有了身孕。當分娩期近時，摩耶夫人乃隨當時習俗，返回娘家待產，但途經藍毗尼園少憩時，便已產下太子。

¹ 關於釋迦族並非阿利安人之說，近代中西學者都有主張，如英國歷史學者雲遜、史密斯、日人荻原雲來、藤日豐八、我國學者季羨林及印順法師等俱主張釋迦族非屬阿利安人血統，而屬黃種人的血統。

太子一出生就相貌不凡，為太子占相的人都認為他長大後必成大器，若在家會成為統一各國的王；若出家會成為宗教領袖。所以淨飯王為太子命名為「悉達多」，乃具備一切德行，一切義成的意思。

悉達多太子出生後七日，母親摩耶夫人因染病而逝，於是由姨母波闍波提代為養育，至七歲那年就開始從婆羅門學者毗奢密多學習種種典籍、義理及技藝，因他天資敏悟，不久，學問便已超越老師²。

太子自小便沉默寡言，親母摩耶夫人的去世，應該對他有極大影響。所以，他很早便喜歡對人生的種種問題及現象加以觀察思維。在他十二歲那年，跟隨父王參加春耕日的慶典，觀看田種。在他的眼底下，看見所有的農人都是身體羸瘦、裸露赤膊、辛勤耕墾，以至汗流遍體；而耕牛繫於犁之一端，被農夫鞭撻著緩緩前進。在烈日的照射下，人與牛俱疲困不堪。他又看見在犁耙翻出的泥土中，有很多小蟲被翻了出來，大多皮破血流，輾轉掙扎，而當農夫過後，很多飛鳥便立刻飛上前，爭相啄食小蟲³。

太子見到這種生命困苦的情形，又目睹弱肉強食的殘酷情景後，心中生起極大震動，更產生無限的同情與悲痛，以致後來不斷對人生的問題思考探索。在以後長大的過程中，他更見到種種現實人生的情景，如衰老、疾病、死亡等等（一般歸納為「遊四門」的經歷）。加上在當時的階級社會制度下，人民被分成由貴而賤的婆羅門、刹帝利、吠舍、首陀羅四種世襲的階級，種種不平等的現象隨處可見。這使他深深體會到人生的不圓滿，因而常常尋思解脫之道。

在太子十七歲那年，父親淨飯王便為他娶了拘利城公主耶輸陀羅為妃，並建造宮殿給他享樂，希望減少他的憂鬱，減低他出家的念頭。但婚後的太子仍然不斷地受到生、老、病、死（四苦）等問題的困擾。另外，周圍環境的壓力亦不斷的增強了。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印度有十六個大國⁴，而釋迦族的國家勢力不大，地處於憍薩羅國及摩揭陀國兩大國之間，正受到憍薩羅國的威脅。因此，太子一出生就對國家負有擺脫強鄰侵犯，建立強盛國家的責任⁵。所以，淨飯王在他出世時就希望他成為轉輪聖王，統治天下。但由於太子具有悲天憫人的性格，根本就不想做政治上的統治者；更由於他深深感覺到社會上種種不平等現象的殘酷、婆羅門階級的專橫，以及生老病死的苦惱，所以也希望從思想上能夠獲得解脫，然後對人生與社會加以徹底改造。後

² 見《佛本行集經》卷十一，《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一。

³ 見《佛本行集經》卷十二，《佛所行讚》卷一。

⁴ 十六國名稱見《中阿含經》卷五十五持齋經。

⁵ 參照呂澂《印度佛學源流略講》第一講。

來，太子在遊四門中遇到出家的沙門，他們的修行生活使他極為嚮往，因此時時刻刻希望放棄自身優越的地位與奢華的生活，隨他們出家修行，以實踐自己的抱負。

就在他準備出家的時候，王妃耶輸陀羅誕下了小王子，這使他出家的事情受阻，因此他將兒子取名為「羅睺羅」，乃障礙的意思。但不久之後，他出家念頭又強烈起來。終於，在一個夜裏，他在宮中飲宴之後，半夜從夢中醒來，起床走動，見到宮女在周圍睡著，現出種種不雅的睡態。平日艷麗的姿色，婀娜的嬌態都不見了。她們有些頭髮散亂、面孔失色；有些張口吐舌、衣服不整。有些狀似死屍，有些鼾聲如雷，又有些咬齒流涎，種種醜態，不一而足。太子看到這情景，不禁生起很大的感觸，深感女色不過如是，有什麼可以留戀呢！於是決定當夜便喚起侍從車匿，牽馬離宮，出城而去，踏上出家修行之路⁶，這時他二十九歲⁷。

乙二 自覺階段的完成

悉達多太子出家時，究竟面對一個怎樣的思想界呢？原來在西元前千餘年間，阿利安人從西北方入侵印度。他們帶來的吠陀文化，這時已經發展成熟。吠陀文化宣揚祭祀祈福及梵我合一等思想，又將社會劃分為四個階段，即婆羅門（祭司）、刹帝利（武士）、吠舍（工商業人民）及首陀羅（奴隸）等，形成了他們的婆羅門至上思想。

另一方面，原本在印度居住的人民，他們本來具有相當高的文化水平，其後這文化卻突然消失⁸，乃至被阿利安人征服後，他們漸漸形成了另一種思想，就是當時所稱的沙門思想。他們不相信婆羅門在吠陀經中所述的神祇，他們相信輪迴轉生，而輪迴轉生的基礎就是業力說。他們認為今生所作所為的好壞決定了來生的好壞，有因必有果，因此他們用種種方法修行以望來生美好，或希望解決生死，而苦行通常是被認為最好的方法⁹。

到了釋迦的時代，學派眾多，爭鳴劇烈¹⁰，但歸納起來，不外是上述兩大系統，即婆羅門系統及沙門系統。悉達多太子很明顯感覺到婆羅門思想不能徹底解決人生問題，因而在他出家後，就尋訪沙門系統的苦行者，

⁶ 此處參照《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二，《佛所行讚》卷一，及《佛本行集經》卷十六。

⁷ 據《大般涅槃經》卷下（東晉法顯譯）。

⁸ 近代從印度河流域所發掘到的廢墟發現，在西元前二千年間他們已經有高度發展的城市，街道整齊，排水系統嚴密，更有度量衡制度及金屬器皿、原始文字等。足證明在阿利安人入侵之前，印度河流域已具有甚高水平的文化。其後此文化突然消失，原因至今尚在探索中。關於印度河文化的詳細情形可參看涂厚善著的《古代印度河流域的文化》（商務印書館）。

⁹ 參照季羨林撰「原始佛教的歷史起源問題」一文。此文收入「現代佛教學術叢刊」第94冊。

¹⁰ 《長阿含經》卷十四梵動經列舉了當時的六十二見，卷十七沙門果經亦列舉了六師外道之見。

向他們學道。

首先，他前往毗舍離城的跋伽仙人處求道。後來知道跋伽仙人的修行祇為升天，因而未感滿足，於是離他而去，獨自往詣阿羅邏迦藍仙人處學道。這位仙人以安住於無色界之無所有處天為究竟，太子猶感不能解除生老病死的苦惱，於是再往訪鬱陀仙人，尋求解脫之道，得知此仙人是以非想非非想處天為究竟後，覺得這並非真正解脫，於是毅然離去。由於在世的修道者不能滿足他對修道的要求，因此他便前往伽耶城南面的苦行林中獨自修行，試圖修習苦行，以自力得到解脫。

當太子進入苦行林時，已有五名沙門在修行¹¹。太子見他們善於收攝自己的六根（六種感官），又能持戒修苦行，於是便與他們一起修行。由於太子精進勇猛，一心追求解脫，這五位沙門對他非常尊敬，因而盡力供養。在這段期間，太子專心修苦行，乃至每日祇食一麻一米，甚至後來七日方食一麻一米，希望藉此解脫心靈上的困擾。經過六年，太子弄至身體羸弱不堪，形態消瘦，皮骨相連，血脈悉現。到這時候，他方體驗到極端的苦行並不能達到解脫的目的。解脫亦不是以羸弱的身體能夠得到的，需要正常的飲食，令身心安穩，由身心安穩才能順於寂靜，由寂靜才能入於禪定，再由禪定方能得見正法。太子經過這樣思惟後，便起身離開苦行林，前往尼連禪河，入水洗去身上六年來所積的污垢，然後接受牧女的乳糜供養，食後通體舒暢，身體氣力漸漸回復過來。那五位沙門見到這個情形，以為太子退轉求道之心，因而離他而去。太子於是獨自走到畢鉢羅樹下，跏趺而坐，並立誓言：「不成正覺，不起此座」。於是以精進勇猛的求道心，靜坐思惟了四十九日，總結了六年來修行的成果，終於克服了身心內外一切障礙，透徹地覺悟宇宙間一切法皆由緣聚而生，亦由緣散而滅的「緣起」道理，由是觀十二因緣的流轉與還滅，而終於勘破無明，得大智慧，成就無上正覺¹²。此時他年約三十六歲¹³。

乙三 覺他使命的開展

釋迦太子經過了六年的苦行，終因悟緣起道理而成正覺。他成道後，便想與他人分享這個成果。但他最初又擔心別人可能不會明白自己所覺悟

¹¹ 五沙門即橋陳如、跋提、婆波、摩訶男及阿說示。此五人依《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說乃淨飯王派往隨侍於太子旁的；然《佛所行讚》卷三則謂此五人乃先居於苦行林的沙門。今依《佛所行讚》所說。

¹² 釋迦成道事跡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佛所行讚》卷三、《佛本行集經》卷三十。

¹³ 據《大般涅槃經》卷下。

的內容，於是他想起了以前曾經師事的阿羅邏迦藍仙人及鬱陀仙人，認為他們才能懂得自己的覺悟，但很可惜這兩人已經逝世。於是佛陀又想起了以往曾經一起修行的五位沙門，認為他們曾經與自己共度六年，往反討論，所以應該會容易明白自己所說。於是他便出發向五人所居的波羅捺斯城的鹿野苑而去。

憍陳如等五人先是由於見太子捨棄苦行，認為他已退失道心，於是離他而去，至鹿野苑居止。這時，他們老遠便見到佛陀前來，便大家商議聯同不要理會他，因為他已經染著世間之樂而捨卻了苦行，所以不值得敬仰。但當佛陀逐漸接近，快要到達時，他們都被佛陀的威儀所震懾，大家不約而同的起身相迎，並不由自主地讓座給他，又為他持衣鉢及洗足。不過，由於他們對佛陀捨棄苦行之事仍耿耿於懷，於是不免於語言間有所不敬，並直呼佛陀為瞿曇。佛陀知道他們的心意，於是對他們說出苦與樂皆非成道之因，由於有苦樂的偏執，於是慧光不生，不能消滅生死黑障，故此必要捨棄苦樂，行於無執的中道——八聖道，由此內心才能寂定，生起智慧，遠離生死之禍患。

佛陀為他們五人先說明了中道修行的重要性後，才繼續為他們說法，內容就是四聖諦：苦聖諦、苦集聖諦、苦滅聖諦、苦滅道聖諦。諦就是指真理。四聖諦就是四種真理。苦諦是說明了世間的苦，包括八苦——生、老、病、死、愛別離、求不得、怨憎會及由身體所引起的各種苦惱，結論就是人生一切是苦；集諦是指出苦所產生的原因；滅諦是說明苦是可以消滅的；而道諦就是滅苦的方法。猶如治病的四個程序：審查病徵（苦），追尋病源（集），為求病癒（滅），便須服藥（道）。佛陀反覆地為五人說明四諦之理：苦應知、集須斷、滅應證、道當修。五人之中，憍陳如根器最好，因此最先得悟，然後其餘四人都相繼悟道，最後五人都成為佛的弟子。佛教的佛、法、僧三寶於是具足¹⁴。

當時，波羅捺斯城中有一富人之子名叫耶舍，一夜在歡宴過後，半夜醒來，見到妓女諸般醜惡的睡態，於是生起厭離之想，乘夜走出城外，遇到了佛陀，受佛指引，因而出家修行。其後，他的朋友五十四人，知道耶舍出家後，亦相繼隨佛修道，去除了本身的習障。於是佛陀有了弟子六十人¹⁵。

在這時候，佛陀就命他的六十弟子各自往外地度化，他自己則往摩揭陀國宣揚自己的教化。因為在他未得道前曾遇摩揭陀國君主瓶沙王，承諾

¹⁴ 度五比丘事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佛所行讚》卷三、《佛本行集經》卷三十三及三十四。

¹⁵ 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佛所行讚》卷四。

在悟道之後前往度化¹⁶；兼且，摩揭陀國在當時人口眾多，文化甚高，而修道者亦甚多，所以佛陀欲先以此國為弘法對象。途中他首先往伽耶山附近最受人擁戴的事火外道優樓頻螺迦葉修道的地方。這時迦葉已經一百二十歲，年高德劭，以事火為教，並修苦行，聲名甚大。他對佛陀之前來起初頗存傲慢之心，後經佛陀多番施展神通而折服，拋棄事火工具而接受佛陀的正法。他的五百弟子亦隨佛陀出家。其後迦葉之兩位弟弟那提迦葉及伽耶迦葉，亦連同弟子共五百人跟隨佛陀。至此，三迦葉與弟子一千人皆成為佛弟子¹⁷，佛教聲勢於是大增。

其後，佛陀與三迦葉及一千比丘同往摩揭陀國王舍城見瓶沙王，以踐前約。國王相迎於城外的杖林中。他遙見佛陀相好莊嚴，又見優樓頻螺迦葉兄弟三人並其弟子皆圍繞左右，驚怪不已。佛陀乃為他開示說法，經過幾番往反答問，瓶沙王得以開解，便率眾皈依，並在城內迦蘭陀長者之竹園建伽藍，請佛陀及弟子入住，這就是竹林精舍，乃佛教第一所精舍¹⁸。

當時城中有一詭辯派的外道名刪闍夜，他有兩名智慧超群的上首弟子，舍利弗和目犍連。當刪闍夜歿後，二人共同領導其餘弟子二百五十人，為時人所重。但二人俱覺所學未得究竟，於是互相約定，若其中一人先有證悟，必相告予另一人。一日，佛陀弟子五比丘之一的阿說示（又譯作馬勝）入城行乞，舍利弗與他相遇，見他威儀整肅，善攝諸根，於是心生歡喜，走上前向他詢問所師何人？所學何道？阿說示答言其師為佛陀，所教者乃緣生之法。阿說示並說偈道：

「若法因緣生，法亦因緣滅；
是生滅因緣，佛大沙門說。」¹⁹

舍利弗聞此偈語，即有所悟，於是禮謝阿說示，並問佛之居處，然後往告目犍連，聯同所屬弟子共詣竹林精舍，隨佛出家。後俱成為佛陀的二大上首弟子。舍利弗智慧無雙，目犍連則神通第一。

在王舍城不遠處，有一村落名摩訶娑陀羅村，其中有一婆羅門名迦葉。他自幼便好修道，待父母歿後，便廣散家財，出家尋師學道。後來在王舍城遇見佛陀，於是皈依為佛弟子。更於同門中以苦行第一而稱於世。又為了別於先前之三迦葉兄弟，故稱為大迦葉²⁰。

¹⁶ 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三、《佛所行讚》卷三。

¹⁷ 化三迦葉事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佛所行讚》卷四、《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一及四十二、《中本起經》卷上及《佛說初分說經》卷上。

¹⁸ 度瓶沙王事跡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佛所行讚》卷四、《佛本行集經》四十四、《中本起經》卷上及《佛說初分說經》卷下。

¹⁹ 此偈依《佛說初分說經》卷下。

²⁰ 度舍利弗、目犍連及大迦葉事跡見《過去現在因果經》卷四、《佛所行讚》卷四、《佛本行集經》卷四十五至四十八、《中本起經》卷上及卷下、《佛說初分說經》卷下。

不久之後，北方憍薩羅國舍衛城中有長者名須達，因他家財豐厚，常濟孤獨之人，時人因而稱他為「給孤獨長者」。一日，他因訪友而至王舍城，得睹佛陀說法，又聞佛陀的開示，心生歡喜，雀躍不已。於是邀請佛陀前往舍衛城說法。隨後並與憍薩羅國之祇陀太子共建祇洹精舍，奉施佛陀作為安住之所。從此，佛教便有第二所迦藍了²¹。

佛陀成道之後第五年，應其父淨飯王之召，由王舍城回到家鄉迦毗羅衛城，懷著報恩的心情為父王說法，開解了淨飯王多年憂愁苦悶的心靈。許多位釋迦族的王子並受其感化，皈依出家，其中著名的有佛陀的異母弟難陀、堂弟阿難陀、提婆達多、阿那律、兒子羅睺羅等。而身為奴隸的王子理髮匠優波離亦同時出家²²。佛教的聲勢到這時候可說十分浩大。其後，佛陀與眾弟子便前往憍薩羅國舍衛城祇洹精舍弘法，而舍衛城的國王波斯匿王不久之後亦成為三寶的擁護者²³。自此以後，佛陀便經常往反於舍衛城及王舍城之間，而佛教亦以此二地為弘法的重要中心。

在當時的印度，有很多不同形式的出家沙門團，以不同的方式修行。當佛陀成道後，隨佛出家修行的人漸多，於是便形成了佛教的教團。佛教的教團雖然以出家人為中心，但教化對象則連在家的也在內。故有所謂七眾弟子之分。即比丘、比丘尼、式叉摩耶、沙彌、沙彌尼、優婆塞及優婆夷。由於人數增多，分子漸漸複雜。最初大眾和合無諍，至後來逐漸引起紛爭。於是佛陀為大眾訂立日常生活的軌範，而由於新的問題陸續增加，經佛陀處理後便成為新的戒律，逐漸形成了比丘戒、比丘尼戒、沙彌戒、優婆塞戒等戒律，由眾弟子別別遵守。戒律本身有輕重之分，犯輕戒者向大眾坦白懺悔便可，犯重戒者則會被逐出教門之外。而團體則定期集會，檢討得失，由大眾一同處理。此等民主議會的方式稱為「布薩」，為佛教特色之一。

乙四 覺行究竟的圓滿

佛陀遊化各地四十五年，足跡遍及整個恆河流域。由於他說法深入淺出，教義平等博大，因而得到印度各處民眾普遍接受。他在晚年仍到四方遊行說法，並無絲毫鬆弛。直至入滅前一年，他仍作最後之遊化。

他首先由王舍城出發，經跋耆至毗舍離城，為淫女菴摩羅女說法，並接受她的供養²⁴。隨後到達附近的竹林村。因當時此地飢饉，乞求難得，於是佛陀遣散眾弟子，獨與侍者阿難結夏安居於此。於安居中，佛陀忽然染上惡疾，全身皆痛，但因念及眾弟子皆不在側，不宜入滅，遂強自支持

²¹ 須達事跡見《佛所行讚》卷四及《中本起經》卷下。

²² 佛陀回國事跡見《佛所行讚》卷四、《佛本行集經》卷五十二至六十、《中本起經》卷上。

²³ 波斯匿王事見《佛所行讚》卷四及《中本起經》卷下。

²⁴ 度菴摩羅女事見《佛所行讚》卷四、《長阿含經》卷二遊行經及《中本起經》卷下。

以待。結夏安居完畢後，復與阿難入毗舍離城，召集眾比丘於重閣講堂，告訴他們自己將入涅槃，並宣示最後之教訓。然後勉力向拘尸那城前行，沿途猶不斷地與眾弟子說戒、定、慧、解脫等四法，總攝佛學之綱要。當他一行人至波婆村時，接受了金工淳陀所獻的旃檀耳的供養。佛陀食後病益劇烈，而至疲累不堪；乃稍事休息然後奮力前行。其後飲浴於拘孫河，不久終於到達拘尸那城，於力士族之熙連禪河畔之娑羅雙樹間敷設臥床，右脅著床，累足而臥。然後差遣阿難入拘尸那城，告訴諸力士族人，佛陀將於當天夜半而入涅槃，宜往見最後一面。此時有一外道名叫須跋陀羅，年一百二十歲，通達四吠陀論，但仍有所疑惑，聞佛將入涅槃，乃於當夜前往拜見佛陀，一決心中所疑。起初阿難以佛陀疲乏而拒諸門外，但須跋陀羅再三懇求，驚動佛陀而憐愍之，於是令阿難准許他進內，並為他廣說八正道、四聖諦之理。須跋陀羅即得開悟，因而出家，成為佛陀最後之弟子²⁵。

此時眾弟子之中有尚未得道者，悲痛不已。佛陀乃對他們開示，謂當自己涅槃後，大眾應該依他所說的種種法及戒律為師，不必憂慮。他並詢問弟子還有甚麼疑問，應該立即發問，切勿懷疑而不求解決。如是再三追問，大家都默然不語。於是佛陀在教誡完畢後，便從容入滅。此時約為西元前三百九十年²⁶。

佛陀涅槃後，遺體停置七日，待大迦葉趕回來才舉行荼毗。舍利初由拘尸那力士族供奉。但其餘七國國王聞佛入滅，便欲分舍利供奉，於是出兵來至拘尸那城，劍拔弩張，大有一觸即發之勢。幸得婆羅門獨樓那的調解，把佛陀的舍利分為八份，各國王持之以歸，建塔供奉²⁷。

之後，至阿育王在位時，又把佛陀舍利取出，分為八萬四千份，命使者將之分佈各地，並建塔供奉之。一代覺者，從此永為萬世景仰。

²⁵ 須跋陀羅事見《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大般涅槃經》卷下及《佛所行讚》卷五。

²⁶ 佛滅紀年有六十多種說法，在學術界中的爭論甚多。但大抵不出西元前三七零年至四九零年期間。這裏取印順法師的主張。詳見印順法師《妙雲集》下篇9〈佛教史地考論〉之「佛滅紀年抉擇談」。

²⁷ 佛陀涅槃及八國分舍利事跡見《大般涅槃經》卷下、《長阿含經》卷四遊行經及《佛所行讚》卷五。